

难忘的岁月

杜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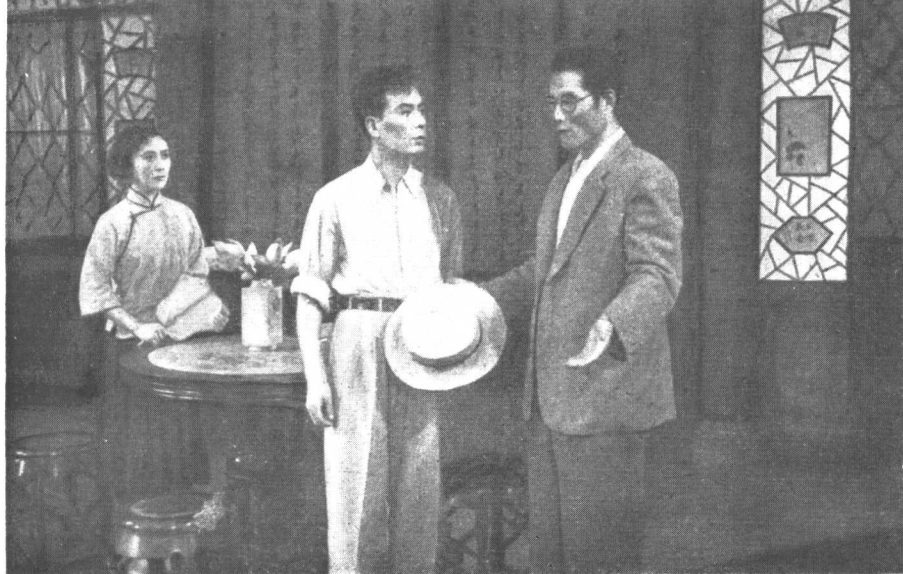


难忘的岁月

杜 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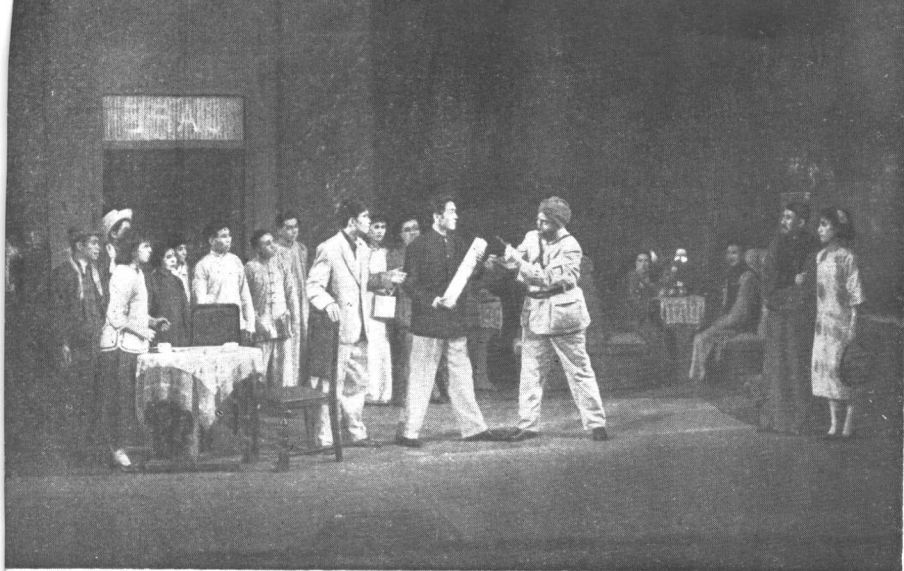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第一幕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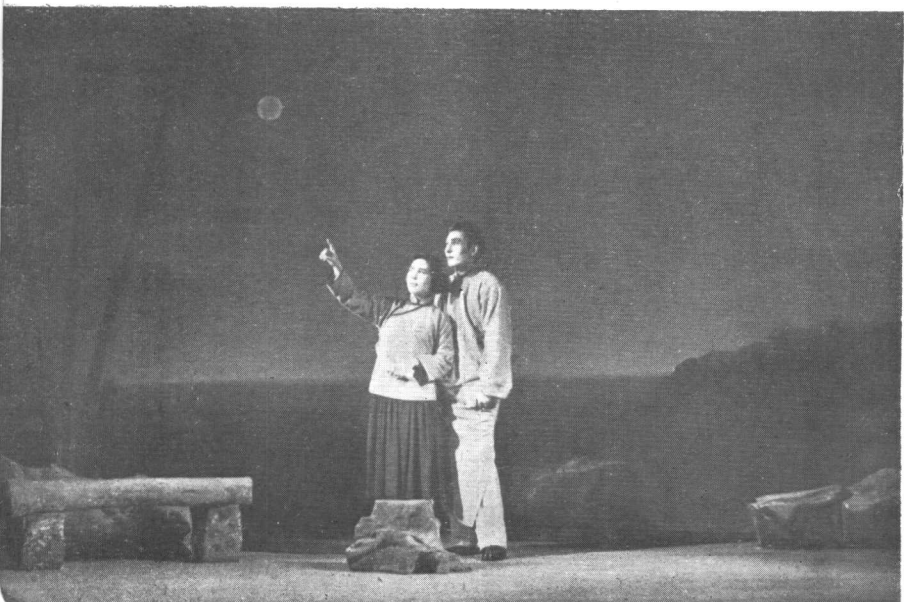
第一幕 (二)





第二幕 第一場

第二幕 第二場





第三幕 第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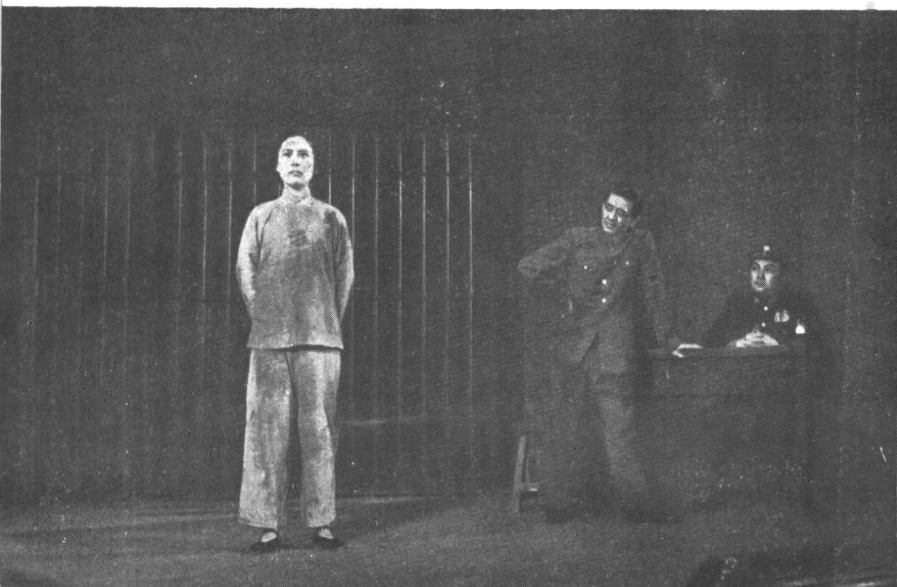
第三幕 第二場





第四幕 第一場

第四幕 第二場



人 物 表

- 易 宁 共产党员。
- 康羽迟 后来是共产党员。
- 孟淑琴 康羽迟的表妹，共产党的同情者。
- 張蓬远 共产党员。
- 贖 媽 孟淑琴的乳母。
- 王利娜 孟淑琴的同学。
- 李 夫 孟淑琴的同学。
- 老 刘 大学生。
- 老 翁 大学生。
- 小 張 大学生。
- 岔道夫
- 侍 者
- 魏鉄夫 共产党员，后来堕落为叛徒。
- 印度巡捕
- 特务甲、乙
- 怪 人
- 审判員
- 書記官
- 看守长

看守兵二人

群众若干人

故事发生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間。

地点在上海。

113477

第一幕

时 一九三一年夏。

地 上海，南市。

景 孟淑琴家的一间花厅，旧式家具，陈设典雅。有些书卷味。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曾经显赫过的仕宦人家。花厅本来是淑琴父亲在世时个人休息和与两三知己促膝谈心吟咏敲棋的地方。现在他已死去十多年了，淑琴母亲由于无心家业，也由于对死者的怀念，所以还是原封不动的保留着，因此所有的东西都已陈旧，可以看出这里的东西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是那末的毫无关联和完全的不调和。正是盛夏的下午。噤噤蝉鸣，即即虫声。偶尔一阵清风拂来，画檐下挂着的几串彩色玻璃片，发出了当互撞的声音，清脆悦耳，更增加了室内幽静的感觉。

〔幕启：淑琴穿了一件血清色的纺绸短褂，黑印度绸的长裤。一手拿着几枝含苞欲放的荷花，一手拿着一柄宫扇，兴致很足的走了进来，她首先把架上和桌上的花瓶通通扫了一眼，然后取了一个鸭蛋青的仿哥窑的瓶子，放在一张紫檀木镶大理石面的小圆桌上。正在这时候，外面一阵风似的跳进了一位穿着淡蓝色夏布上衣、青府绸短裙子的姑娘，她的名字叫做易宁。〕

易 宁 淑琴，你在这儿呀，害得我屋前屋后找了半天。

孟淑琴 什么事？

易宁 听说你的表……

孟淑琴 (故意岔开她)易宁,你看这花儿多好啊。

易宁 (把花瓶拿起来)好,真香啊。(发现瓶内没有水)怎么没有水?(说着抱了花瓶就走)

孟淑琴 (把瓶接了过来)……

易宁 难道你养花不放水吗?

孟淑琴 当然要灌水的,你把花瓶拿去打碎了怎么办?

易宁 对,那我去打水来吧。

孟淑琴 不,你坐下,我去。

易宁 还是我去,看你那副秀声秀气的样儿,我都烦死啦。
(说着她又一阵风似的下去了)

孟淑琴 (看着她的后影)她真豪迈得象一个男孩子似的。

[挂在窗栏上的一个精致的小竹篮里的纺织娘,发出冬斯冬斯的叫声,淑琴正要走过去的时候,易宁从外面叫着:淑琴,水打来啦。易宁提了一个红漆小木桶上。]

孟淑琴 哎呀,易宁,你怎么搞的。

易宁 (一怔)这不是水吗?

孟淑琴 这是一桶井水,我准备浸西瓜的。

易宁 你要浸西瓜,我回头给你去井里打一桶好咧。(说着就把水桶提起向花瓶里倒下去,水流得满桌满地)

孟淑琴 你看,弄得到处都是。

易宁 糟糕。(随手找了一块抹布来揩着)

[淑琴瞪了易宁一眼,用条小手绢,揩着溅在衣服上的水点。]

易宁 淑琴,听说你的表哥今天到,是吗?

孟淑琴 是的。

易宁 住在哪儿？

孟淑琴 喏，就在这儿。

易宁 怪不得，你这样起劲。

孟淑琴 你老爱瞎说一气。

易宁 噯，那才怪啦，你妈怎么舍得把这间花厅给人住呢？

孟淑琴 因为是表哥嘛。

易宁 表——哥，真是有面子啊，上次我姨母想住这间房子，你妈不肯……

孟淑琴 那因为你姨母是寡妇。

易宁 那末隔壁那个王买办结婚要借这花厅拜拜堂摆摆喜酒，怎么你妈也不答应。

孟淑琴 那因为新娘子是舞女，王买办家里还有一房。

易宁 你妈对你表哥，真不错啊！（说到表哥二字，故意把声音拉长，有弦外之音）

孟淑琴（处女的羞涩）你这个死鬼，想到哪里去了。妈和舅舅的感情一向是好的，舅舅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妈又没有男孩子。听说他们那儿共产党闹得厉害，妈就写信给舅舅要表哥到上海来读书。

易宁 听说你这位表哥是一位才子，会做诗，还写得一手好字。

孟淑琴 说他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替人写招牌，不过我看他信上写的字，也只有那末好，鬼画桃符一样。

易宁 真巧啊，一个会做诗会写字；一个会弹琴，会画画。

孟淑琴 死鬼，真坏，我不来啦。（一嘟嘴，往椅子上一坐，正好坐在刚刚溅了水点的地方，所以她好象反射似的哎呀一声，站了起来）

孟淑琴 我告訴你姨母去。嗯，我就去。

易 宁 你去好咧，我只不过提了表哥两个字，就惹你生了那末大的气，我不在乎，有什么了不起。

孟淑琴 我就說回头来找我的人，我都不認識，是你約他們来开会的，同我沒有关系。

易 宁 反正她不在家。

孟淑琴 那我就不讓他們进来。

易 宁 这可不行。

孟淑琴 我是說得到，就做得到的。

易 宁 那我們和了吧。

孟淑琴 沒有那末便宜。

易 宁 那你提条件好啦。

孟淑琴 (停了一下) 以后我罵你，不許你回嘴；还不許說到表哥两字的时候，做出一副怪腔怪調的。(說到这里不禁噗嗤一笑)

易 宁 嚯，真厉害，同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一样。

孟淑琴 依不依，随你便。

易 宁 噯——你不是要我教你刺綉嗎？(說着就走近刺綉架子边)

孟淑琴 我已經学会了。

易 宁 你看这只眼睛綉得真难看，喏，应该这样……

(正在这时蕭媽上。

蕭 媽 小姐，有一位男客要会你。

(淑琴看了易宁一眼。

孟淑琴 請他到这里来。

蕭媽 (对易宁) 怎么你又帮我把爐子生着了。您真是——

易宁 干女儿帮干媽媽做点事有什么关系。

蕭媽 您別再折我的岁数啦,总要分个上下。

孟淑琴 你去請客人来吧。

(蕭媽顺手把那个紅漆小木桶帶下。)

易宁 你真好。

孟淑琴 現在你才曉得。

易宁 下次姐姐出去的时候,买块糖帶回給你。

(淑琴正要反击什么,外面有脚步声。)

孟淑琴 好,回头再同你算賬。

(魏鉄夫上,淑琴从另一門下。魏鉄夫看見淑琴的后影,停了一下。)

易宁 老魏,进来嘛,不要紧。

魏鉄夫 什么人?

易宁 房东的女儿,参加我們讀書会的。

(魏鉄夫把房間仔細地打量了一下。)

魏鉄夫 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

易宁 怎么样,不好嗎?

魏鉄夫 好,只是太好了一点。易宁,我看你这样下去不行,你的生活,背叛了你的階級。

易宁 你說什么,你以为这房子是我住的嗎?我和姨母是住在她們的厢房里,那是她家佣人住的地方。姨母是她小时的家庭教师,一直住在这里,我父亲母亲死了之后,我就跟着姨母过活的,我不住在这儿,住在哪儿。

(魏鉄夫向外面張望了一下。)

易宁 有話尽管說吧,这儿沒有人。

魏鉄夫 我們都是布尔什維克，你和姨母住在他們廂房里我不反对，但是你和他們来往，那就是問題，象这种人都應該是我們的革命对象。

易宁 你認為我應該成天的向他們进行斗争嗎？

魏鉄夫 我想作为一个布尔什維克，應該这样。

易宁 对不起，我們还在尽量的爭取她的女儿参加革命呢。

魏鉄夫 誰要你这样做的。

易宁 張蓬远同志。

魏鉄夫 这完全是右傾机会主义。

易宁 魏鉄夫同志，我不同意你这种說法。

魏鉄夫 你受到的鍛炼太少，我是你們的領導，有教育你的責任，我不能看見一个同志犯了錯誤，放弃对她进行斗争的。

易宁 好吧，你来斗争我吧，等老張来了，我們倒可以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談談。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只有你一个人对，好象革命并不偉大，只有通过你才算偉大，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維克。

魏鉄夫 易宁，冷靜一点。

易宁 誰不冷靜，是你，还是我。

魏鉄夫 好，我們先不談这个，趁張蓬远还没有来，我們先談另外一个問題吧。

〔易宁沒有回答。〕

魏鉄夫 現在正是暑假，你們学校支部反正没有什么工作，我想調你到我們那里去临时工作一个时候。

易宁 为什么？

魏鉄夫 因为你工作积极,如果在我直接领导下,进步就会更快。

易宁 这和上次的組織决定有冲突。上次决定趁暑假的机会把一些在上海的同学組織起来,扩大讀書会。

魏鉄夫 形势变了,我們可以改变决定。

易宁 那末等老張来,我們談吧。

魏鉄夫 (口气立刻改了)我是随便来征求你的意見的,如果你不同意,那就算了,也就不必談了。

易宁 这是什么意思,既然是工作,我們就得研究,是上級組織的决定,我們就要执行;老張是我的领导,我当然要和他談。

魏鉄夫 (窘态)你这个人真是一根腸子通到底,那末我干脆的說明吧,你已經不是孩子啦。

易宁 我当然不是孩子,我是一个阶级战士,一个政治家。

魏鉄夫 对啊,因此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你的感情生活問題。

易宁 啊——原来是为了这个。

魏鉄夫 在不妨碍革命利益的前提下,我們是可以考虑这个問題的。

易宁 这个問題,对我來說,我認为还没有到要考虑的时候。

魏鉄夫 但是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在区委会工作,不是政治上可靠的,我是不……

易宁 不能爱她,对嗎?

魏鉄夫 对的,就是这样,那末你……

易宁 对不起……

魏鉄夫 那末今天就不談吧。

易 宁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躲躲閃閃，鬼鬼祟祟的，我干脆告訴你，我不愛你，以后也不必再談啦。

〔孟淑琴在外面的声音：“易宁，客人来啦。”〕

易 宁 来啦。

魏鉄夫 什么人。

易 宁 一定是老張。

〔易宁下。魏鉄夫在室内来回地走了一趟。〕

魏鉄夫 好，你不愛我，倒答复得痛快。連我她都不愛，她愛什么人。啊——（恍然大悟似的）难道她愛……

〔易宁和張蓬远上。〕

張蓬远 老魏，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蓬远这句话本来是无心的，但魏鉄夫听来感到有些窘的样子。〕

魏鉄夫 我也是剛来。怎末，老張，你一头大汗。易宁，这末热的天气，搞点水給我們喝喝嘛。

易 宁 我倒忘了。

〔易宁下。〕

張蓬远 这间屋子真凉快。

魏鉄夫 唔。

張蓬远 这荷花真香啊。

魏鉄夫 （完全没有兴趣）啊。

張蓬远 你不舒服？

魏鉄夫 很好，唉，老張，忙嗎？

張蓬远 开始忙了。

魏鉄夫 忙些什么？

張蓬远 区委不是决定我們要把同济、中公、商船、水产，这几

个在吳淞的大专学校,暑期支部建立起来嗎?

魏鉄夫 这些学校原来不是都有支部的嗎?

張蓬远 但是一放暑假,人都散了。現在要把留校的重新組織起来。

魏鉄夫 你看易宁怎么样?

張蓬远 一个很好的同志。

魏鉄夫 我想暂时調她到区委来帮助一下工作。

〔易宁这时正拿了茶壶水杯进来,鉄夫这句话她完全听到了。〕

張蓬远 不行啊,我正要运用她的关系到中国公学去。

〔易宁把水杯茶壶放在桌上。〕

易宁 要喝水的,自己倒吧。

〔魏鉄夫、張蓬远各人倒了杯水,一飲而尽。〕

張蓬远 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了,昨天我們在法南区的一个机关又出了問題。

易宁 我也听說,是叛徒出卖的。

張蓬远 敌人現在更狡猾了,他們采取在馬路上綁票的方法。

魏鉄夫 現在很多馬路口都站了叛徒,出門要小心一点。啊,我忘了告訴你,小艾在監獄里牺牲了,表現得很英勇。

〔大家稍沉默了一下。〕

易宁 快点談吧,回头这間屋子有人要来的。

魏鉄夫 那末你先談吧,(对蓬远)今天是你提出要碰头的。

張蓬远 好,那我就談。区委决定我去負責吳淞区大专学校的工作后,我去这几个学校了解了一下。以中国公学党的力量最强,其次就算同济大学,再其次就是商船、水产。因此我想先把中公的工作搞好。不曉得这样做好不好,